

(北京新京報) 2006 年

鍾文音與她的《豔歌行》

瑪格莉特·莒哈絲這樣描述她的寫作：“你身在洞裏，在洞底，幾乎全然孤寂，發現只有寫作才能拯救你。”

這話鍾文音完全理解，在她 1997 年至今出版的小說、散文和旅行文學中，其中有一本《情人的城市：我與莒哈絲、卡蜜兒、西蒙波娃的巴黎對話》，莒哈絲靈魂的碎片正是她身體的一部份，所以在最新的三十萬字長篇小說《豔歌行》（大田出版），鍾文音寫下：「有人說你多產，他們不知道若不持續，你將死亡，不寫作就死亡，精神上的死亡。」，她選擇用「超我」的「你」貫穿整部小說，在與青春的自己分手許多年後，回首凝視那一段時光大片的黑暗、陰濕與微小的光亮，以及「你」與同一時代臺北城女子的擦肩而過、相遇、分別或永隔，她們因為際遇，因為體質，以及個人對人生的某種追求，一一被拋入情與欲的絞絆機中壓榨碎解而滿身瘀傷，乃至慘痛到體無完膚，那是很多臺北女子的青春經歷，卻不是每一個人的青春經歷。

「創作于我是在黑暗中摸索自我的層層內裏」鍾文音說。《豔歌行》就從這裏出發，起點是敘述者「你」為重考大學進入一座監獄似的臺北補習班，「你」在那裏被班導師誘引，「你的大腿間被一雙在日間不斷發著考卷講義的陌生大手撫摸著」，然後「你」上了大學，窩居在因為同居者眾多而被大學生喚為「墮落街」的出租公寓。大學畢業後「你」做了劇照師，置身所謂的電影圈，「在一棟詭異的老式公寓窩著，等著不知何時開拍的電影」。再然後，「你」考進一家大報社，做了藝文記者，那時藝術品開始狂飆，「你」涉入美麗與罪惡相互依存的藝術商圈，過著一種與體質不合的中產階級生活，「開始收到夾在公關稿裏的 SOGO 禮券，畫廊送來的禮物，骨董紅頂商人請你吃晚宴---」，最後不是因為新聞，而是為了情人而選擇離開，離開臺北去了紐約兩年，終於還是回到扭轉「你」、豐富「你」同時也摧殘「你」、踐踏「你」的這座城市，換到另一家報社當旅遊記者，天涯海角，旅行過幾千幾萬里，這種波西米亞的漂流生活為許多人所歆羨卻不是「你」想要的，「你」最大的欲望的是寫作，還渴求不斷被愛情重重敲擊，「你」的情人不少於「欲望城市」的女主角們。

當那一座穿越青春時光的臺北光華橋傾毀於怪手，消失了，「你」也被迫向歲月交出了青春，交出了情欲，因為不希望這一切像被雨傘彈開的雨水了無跡痕，鍾文音寫下她第一部的青春行歌《豔歌行》，關於虛構和非虛構交錯的個人小歷史。這是她承諾的「島嶼百年物語三部曲」的第一部。繼八 0 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豔歌行》，預定明年出版戰後至七 0 年代的《短歌行》，2008 年《傷歌行》，

寫日據時代初期至四〇年代，鍾文音將在她擅長經營的女性尋根文體和個人小歷史之外，開始以男性的腹語發聲。

這跨越三代的青春行歌雖是巨大的寫作工程，但鍾文音不希望《豔歌行》被誤解為大河小說，她沒有這樣的企圖，《豔歌行》其實也沒有一個結構完整的線性故事，只有隨著「你」而展開的，關於「我」、「他」、「我們」、「他們」的種種令人讀之便難以忘懷的文字與情節：打禪七的羅曼史作家與醫生情人做愛之前醫生情人總會先檢查她的指甲是否乾淨。報社高層與記者在電梯內口交。被清倉到二手書店販賣的書中夾著寫有作家電話的小紙片，於是作家接到陌生男人的約會電話，男人只取走紙片而沒有買書。拉下鐵門的紅酒商人兼藝術品收藏家把性器硬生生塞進他的獵物口中。曾經在聖瑪莉為某大作家倒咖啡的小妹後來也變成了作家。大學時代清純的佛學社團團員後來以男配角之姿出現在某一片轟動一時的光碟片中。共同租屋的女人沖進狂歡過後的轟趴廢墟抬回昏茫茫的室友，臉上殘留的男人精液將幹未幹。旅行團領隊在伊斯坦堡夜夜與土耳其大學生的兼差導遊上床。陽明山上的藝術家因為寂寞深深以致需要不同款示的女人提供慰藉----。沒有結構完整的故事，滿紙滿頁閃亮而尖刺的碎片，以及可供對號入座的人物，鍾文音明白這樣的寫作會把自己推向危險的境地，作品也很輕易與「情欲小說」畫上等號，但不如此她就無法讓騷亂、動盪、豔色的青春魂魄安頓，豎立一塊無名的墓碑。

「不過也許還不夠誠實」她說。

不夠誠實，但對於寫作，她願意完全赤裸，把全部的自己交付出去。